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

交游誰似古人情？春夢秋雲未可憑。  
陳雷義重逾膠漆，管鮑貧交托死生。  
此道個人棄如上，歲寒惟有竹松盟。

溝壑不援徒泛愛，寒暄有問但虛名。

話說元朝天順年間，江南蘇州府吳趨坊有一長者，姓施名濟，字近仁。其父施鑿，字公明，為人謹厚志誠，治家勤儉，不肯妄費一錢。生施濟時年已五□餘矣。鑿晚歲得子，愛惜如金。年八歲，送與裡中支學究先生館中讀書。先生見他聰秀，與己子支德年齡相仿，遂令同卓而坐。那時館中學生雖多，長幼不一，偏他兩個聰明好學，文藝日進。後支學究得病而亡，施濟稟知父親，邀支德館於家，彼此切磋，甚相契愛。未幾同遊序序，齊赴科常支家得第為官，施家屢試不捷，乃散財結客，周貧恤寡，欲以豪俠成名於世。父親施鑿是個本分財主，惜冀如金的，見兒子揮金不吝，未免心疼。惟恐他將家財散盡，去後蕭索，乃密將黃白之物，埋藏於地窖中，如此數處，不使人知。待等天年，才授與兒子。從來財主家往往有此。正是：常將有日思無日，莫待無時思有時。

那施公平昔若是常患頭疼腹痛，三好兩歉的，到老來也是判個死日；就是平昔間沒病，臨老來伏牀半月或□日，兒子朝夕在面前奉侍湯藥，那地窖中的話兒卻也說了。只為他年已九□有餘，兀自精神健旺，飲吹兼人，步履如飛。不匡一夕五更睡去，就不醒了，雖喚做吉祥而逝，卻不曾有片言遺囑。常言說得好：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日無常萬事休。

那施濟是有志學好的人，少不得殯殮祭葬，務從其厚。

其時施濟年逾四□，尚未生子。三年孝滿，妻嚴氏勸令置妾。施濟不從，發心持誦《白衣觀音經》，並刊本佈施，許願：「生於之日，舍三百金修蓋殿宇。」期年之後，嚴氏得孕，果生一男。三朝剃頭，夫妻說起還願之事，遂取名施還，到彌月做了湯餅會。施濟對渾家說，收拾了三百兩銀子，來到虎丘山水月觀音殿上燒香禮拜。正欲喚主僧囑托修殿之事，忽聞下面有人哭泣之聲，仔細聽之，其聲甚慘。

施濟下殿走到千人石上觀看，只見一人坐在劍池邊，望著池水，嗚咽不止。

上前看時，認得其人姓桂名富五，幼年問一條街上居住，曾同在支先生館中讀書。不一年，桂家父母移居肯口，以便耕種，桂生就出學去了。後來也曾相會幾次，有□餘年不相聞了，何期今日得遇。施公喫了一驚，喚起相見，問其緣故。桂生只是墮淚，口不能言。施公心懷不忍，一手挽住，拉到觀音殿上來問道：「桂兄有何傷痛？倘然見教，小弟或可分憂。」桂富五初時不肯說，被再三盤詰，只得吐實道：「某祖遺有屋一所，田百畝，自耕自食，盡可餬口。不幸惑於人言，涓農夫利薄，商販利厚。將薄產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銀三百兩，販紗段往燕京。豈料運奏時乖，連走幾遍，本利俱汎宦家索債，如狼似虎，利上盤利，將田房家私盡數估計，一妻二子，亦為其所有。尚然未足，要逼某扳害親戚賠補。某情極，夜間逃出，思量無路，欲投澗水中自盡，是以悲泣耳。」

施公惻然道：「吾兄勿憂。吾適帶修殿銀三百兩在此，且移以相贈，使君夫妻父子團圓何如？」桂生驚道：「足下莫非戲言乎？」施公大笑道：「君非有求於我，何戲之有？我與君交雖不深，然幼年曾有同窗之雅，每見吳下風俗惡薄，見朋友患難，虛言撫慰，曾無一毫實惠之加。甚則面是背非，幸災樂禍，此吾平時所深恨者。況君今日之禍，波及妻子。吾向苦無子，今生子僅彌月，祈佛保佑，願其長成。君有子而棄之他人，玷辱門風，吾何忍見之！吾之此言，實出肺腑。」遂開篋取銀三百兩，雙手遞與桂生。桂生還不敢便接，說道：「足下既念舊情，肯相周濟，願留借券。倘有好日，定當報補。」施公道：「吾憐君而相贈，豈望報乎？君可速歸，恐尊嫂懸懸而望也。」桂生喜出望外，做夢也想不到此，接銀在手，不覺屈膝下拜。施濟慌忙扶起。桂生垂淚道：「某一家骨肉皆足下所再造，雖重生父母不及此恩。三日後，定當踵門叩謝。」又向觀音大士前磕頭說誓道：「某受施君活命之恩，今生倘不得補答，來生亦作犬馬相報。」歡歡喜喜的下山去了。後人有詩贊施君之德：

誼高矜厄且憐貧，三百朱提賤似塵。  
試問當今有力者，同窗誰念幼時人？

施公對主僧說道：「帶來修殿的銀子，別有急用挪去，來日奉補。」主僧道：「遲一日不妨事。」施濟回家，將此事述與嚴氏知道。嚴氏亦不以為怪。次日另湊銀三百兩，差人送去水月觀音殿完了願心。

到第三日，桂生領了□二歲的長兒桂高，親自到門拜謝。施濟見了他父子一處，愈加歡喜，慇懃接待，酒食留款。從容問其償債之事。桂生答道：「自蒙恩人所賜，已足本錢。奈渠將利盤算，田產盡數取去，只落得一家骨肉完聚耳。說罷，淚如雨下。施濟道：「君家至親數口，今後如何活計？」桂生道：「身居口食，一無所賴。家世衣冠，羞在故鄉出醜，只得往他方外郡，傭工趁食。」施公道：「『為人須為徹。』肯門外吾有桑棗園一所，茅屋數間，園邊有田□畝。勤於樹藝，盡可度日。倘足下不嫌淡泊，就此暫過幾時何如？」桂生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免作他鄉餓鬼。只是前施未報，又叨恩賜，深有未安。某有二子，長年□二，次年□一，但憑所愛，留一個服侍恩人，少盡犬馬之意，譬如服役於豪宦也。」施公道：「吾既與君為友，君之子即吾之予，豈有此理！」當喚小廝取皇曆看個吉日，教他入宅，一面差人吩咐看園的老僕，教他打掃房屋潔淨，至期交割與桂家管業。桂生命兒、子拜謝了恩人。桂高朝上磕頭。施公要還禮，卻被桂生扶住，只得受了。桂生連唱了七八個暗，千恩萬謝，同兒子相別而去。到移居之日，施家又送些糕米錢帛之類。分明是：從空伸出拿雲手，提起天羅地網人。

過了數日，桂生備了四個盒子，無非是時新果品，肥雞巨鯽，教渾家孫大嫂乘轎親到施家稱謝。嚴氏備飯留款。那孫大嫂能言快語，讒諂面議。嚴氏初相會便說得著，與他如姊妹一般。更有一件奇事，連施家未週歲的小官人，一見了孫大嫂也自歡喜，就賴在身上要他抱。大嫂道：「不瞞姆媽說，奴家現有身孕，抱不得小官人。」原來有這個俗忌：大凡懷胎的抱了孩子家，那孩子就壞了脾胃，要出青糞，謂之「受記」，直到產後方痊。嚴氏道：「不知嬌嬌且喜幾個月了？」大嫂道：「五個足月了。」嚴氏把□指一輪道：「去年□二月內受胎的，今年九月間該產。嬌嬌有過了兩位令郎了，若今番生下女兒，奴與姆媽結個兒女親家。」大嫂道：「多承姆媽不棄，只怕扳高不來。」當日說話，直到晚方別。大嫂回家，將嚴氏所言，述了一遍。丈夫聽了，各各歡喜，只願生下女兒，結得此姻，一生有靠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九月初旬，孫大嫂果然產下一女。施家又遣人送柴米，嚴氏又差女使去問安。其時只當親眷往來，情好甚密，這話閣過不題。

卻說桑棗園中有銀杏一棵，大數□圍，相傳有「福德五聖之神」棲止其上。

園丁每年臘月初一日，於樹下燒紙錢奠酒。桂生曉得有這；日規，也是他命運合當發跡。其年正當燒紙，忽見有白老鼠一個，繞樹走了一遍，逕鑽在樹底下去，不見了。桂生看時，只見樹根浮起處有個盞大的竅穴，那白老鼠兀自在穴邊張望。桂生說與渾家，莫非這老鼠是神道現靈？孫大嫂道：「鳥瘦毛長，人貧就智短了。常聽人說金蛇是金，白鼠是銀，卻沒有神道變鼠的話，或者樹下窖得有錢財，皇天可憐，見我夫妻貧苦，故教白鼠出現，也不見得。你明日可往肯門童瞎子家起一當家宅課，看財交發動也不？」桂生平日慣聽老婆舌的，明日起早，真個到童瞎子鋪中起課，斷得有□分財彩。夫妻商議停當，買豬頭祭獻藏神。

二更人靜，兩口兒兩把鋤頭，照樹根下竅穴開將下去。約有三尺深，發起小方磚一塊，磚下磁壇三個，壇口鋪著米，都爛了。撥開米下邊，都是白物。原來銀子埋在土中，得了米便不走。夫妻二人叫聲「慚愧」，四只手將銀子搬盡，不動那磁壇，依；日蓋磚掩土。二人回到房中，看那東西，約一千五百金。桂生算計要將三百兩還施氏所贈之數，餘下的將來營運。孫大嫂道：「卻使不得！」桂生問道：「為何？」孫大嫂道：「施氏知我亦貧來此，倘問這三百金從何而得？反生疑心。若知是銀杏樹下掘得的，原是

他園中之物，祖上所遺，憑他說三千四千，你那裡分辨？和盤托出，還只嫌少，不惟不見我們好心，反成不美。」桂生道：「若依賢妻所見如何？」孫大嫂道：「這畝田，幾株桑棗，了不得你我終身之事。幸天賜藏金，何不於他鄉私與置些產業，慢慢地脫身去，自做個財主。那時報他之德，彼此見好。」桂生道：「『有智婦人，勝如男子。』你說的是。我青遠房親族在會稽地方，向因家貧久不來往。今攜千金而去，料不慢我。我在彼處置辦良田美產，每歲往收花利，盤放幾年，怕不做個大大財主？」商量已定。到來春，推說浙中訪親，私自置下田產，托人收放，每年去算帳一次。回時舊衣舊裳，不露出有錢的本相。如此五年，桂生在紹興府會稽縣已做個大家事，住房都買下了，只瞞得施家不知。

忽一日兩家兒女同時出痘，施濟請醫看了自家兒子，就教去看桂家女兒，此時只當親媳婦一般。大幸痘都好了。裡中有個李老兒號梅軒者，素在施家來往。遂邀親鄰酸錢與施公把盞賀喜，桂生亦與席。施濟義題起親事，李梅軒自請為媒，眾人都玉成其美。桂生心下也情願，回家與渾家孫大嫂商量。大嫂道：「自古說『慈不掌兵，義不掌財』。施生雖是好人，卻是為仁不富，家事也漸漸消乏不如前了。我的人家都住在會稽地面，到彼攀個高門，這些田產也有個依靠。」桂生道：「賢妻說得是，只是他一團美意，將何推托？」大嫂道：「你只推門衰柞薄，攀陪不起就是。倘若他定要做親，只說兒女年幼，等他長大行聘未遲。」

古人說得好：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」當初貧困之日，低門扳高，求之不得；如今掘藏發跡了，反嫌好道歉起來。

只因上岸身安穩，忘卻從前落水時。

施濟是個正直之人，只道他真個謙遜，並不疑有他故。

在蔣光陰，又過了三年；施濟忽遭一疾，醫治不痊，嗚呼哀哉了，殯殮之事不必細說。桂富五的渾家掉掇丈夫，乘此機會早為脫身這計，乃具只雞斗酒，夫婦齊往施家弔奠。桂生拜奠過了先回，孫大嫂留身向嚴氏道：「拙夫向蒙恩人救拔，朝夕感念，大馬之報尚未少申。今恩人身故，愚夫婦何敢久占府上之田廬？寧可轉徙他方，別圖生計。今日就來告別。嚴氏道：「孀婦何出此言！先夫雖則去世，奴家亦可做主。孤苦中正要孀婦時常伴話，何忍舍我而去？大嫂道：「奴家也捨不得姆姆。但非親非故，白占寡婦田房，被人議論。日後郎君長大，少不得要吐還的。不如早達時務，善始善終，全了恩了人生前一段美意。」嚴氏苦留不住，各各流淚而別。桂生挈家搬往會稽居住，恍似開籠放鳥，一去不回。

再說施家，自從施濟存日，好施樂善，翼中已空虛了。又經這番喪中之費，不免欠下些債負。那嚴氏又是賢德有餘才幹不足的，守著數歲的孤兒撐持不定，把田產逐漸棄了。不夠五六年，資財罄盡，不能度日，童僕俱已逃散。常言「吉人天相，絕處逢生」。恰好遇一個人從任所回來，那人姓支名德，從小與施濟同窗讀書，一舉成名，別歷外任，官至四川路參政。此時元順帝至正年間，小人用事，朝政日紊。支德不願為官，致政而歸，聞施濟故後，家日貧落，心甚不忍，特地登門弔唁。孤於施還出迎，年甫垂暮，進退有禮。支翁問：「曾聘婦否？」施還答言：「先人薄業已罄，老母甘旨尚缺，何暇及此！」支翁潸然淚下道：「令先公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此天地間有數好人。天理若下抵，子孫必然昌盛。某喬在窗誼，因久宦遠方，不能分憂共患，乃令先公之罪人也。某有愛女一□三歲，與賢姪年頗相宜，欲遣媒的與令堂夫人議姻，萬望先為道達，是必勿拒！」施還拜謝，口稱「不敢」。

次日支翁差家人持金錢幣帛之禮，同媒人往聘施氏子為養婿。嚴氏感其美意，只得依允。施選擇日過門，拜岳父岳母，就留在館中讀書，延明師以教之。又念親母嚴氏在家薪水不給，提柴送米，每□日令其子歸省一次。嚴氏母子感恩非淺。後人評論世俗倚富欺貧，已定下婚姻猶有圖賴者，況以宦家之愛女下贅貧友之孤兒，支翁真盛德之人也！這才是：棧財如糞土，仁義值千金。

說那支翁雖然屢任，立意做清官的，所以宦翼甚薄，又添了女婿一家供給，力量甚是勉強。偶有人來說及桂富五在桑棗園搬去會稽縣，造化發財，良田美宅，何只萬貫，如今改名桂遷，外人都稱為桂員外。支翁是曉得前因的，聽得此言，遂向女婿說知：「當初桂宮五受你家恩惠不一而足，別的不算，只替他償債一主，就是三百兩。如今他發跡之日不來看顧你，一定不知你家落薄如此。賢婿若往會稽投奔他，必然厚贈，此乃分內之財，諒他家也巴不得你去的，可與親母計議。」施還回家，對母親說了。嚴氏道：「若桂家果然發跡，必不負我。但當初你尚年幼，不知中間許多情節，他的渾家孫大娘與我姊妹情分。我與你同去，倘男子漢出外去了，我就好到他內裡說話。」施還回覆了，支翁以盤費相贈，又作書與桂遷，自敘同窗之誼，囑他看顧施氏母子二人。

當下買舟，逕往紹興會稽縣來，問：「桂遷員外家居何處？」有人指引道：「在西門城內大街上，第一帶高樓房就是。」施還就西門外下個飯店。次日嚴氏留止店中，施還寫個通家晚輩的名刺，帶了支公的書信，進城到桂遷家來。門景甚是整齊，但見：門樓高聳，屋宇軒昂。花木，久綴庭中，桌椅擺列堂上。一條兩道花磚砌，三尺高階琢石成。蒼頭出入，無非是管屋管田；小戶登門，不過是還租還債，桑棗園中掘藏客，會稽縣裡起家人。

施小官人見桂家門庭赫奕，心中私喜，這番投人投得著了。守門的問了來歷，收了書帖，引到儀門之外，一座照廳內坐下。廳內匾額題「知稼堂」三字，乃名人楊鐵崖之筆。名帖傳進許久，不見動靜。伺候約有兩個時辰，只聽得儀門開響，履聲閣閣，從中堂而出。施還料道必是主人，乃重整衣冠，鶴立於檻外，良久不見出來。施還引領於儀門內窺覷，只見桂遷峨冠華服，立於中庭，從者□餘人環侍左右。桂遷東指西畫，處分家事，童僕去了一輩又來一輩，也有領差的，也有回話的，說一個不了。約莫又有一個時辰，童僕方散。管門的稟覆有客候見，員外問道：「在那裡？」答言：「在照廳。」桂遷不說請進，一步步踱出儀門，逕到照廳來。施還鞠躬出迎。作揖過了，桂遷把眼一瞅，故意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？」施還道：「小子長洲施還，號近仁的就是先父。因與老叔昔年有通家之好，久疏問候，特來奉謁。請老叔上坐，小姪有一拜。」桂遷也不敘寒溫，連聲道：「不消不消。」看坐喚茶已畢，就吩咐小童留飯。施還卻又暗暗歡喜。施還開口道：「家母候者孀母萬福，現在旅舍，先遣小子通知。」論起昔日受知深處，就該說「既然老夫人在此，請到舍中與拙荊相會。桂遷口中唯唯，卻不招架。

少停，童子報午飯已備。桂生就教擺在照廳內。只一張桌子，卻是上下兩卓嘎飯。施還謙讓不肯上坐，把椅拖在旁邊，桂遷也不來安坐。桂遷問道：「舍人青年幾何？」施還答道：「昔老叔去蘇之時，不肖年方八歲。承垂賜奠，家母至今感激，今奉別又已六年。不肖門戶貧落，老叔福祉日臻，盛衰懸絕，使人欣羨不已。」桂遷但首肯，不答一詞。酒至三巡，施還道：「不肖量窄，況家母現在旅舍懸望，不敢多飲。」桂遷又不招架，道：「既然少飲，快取飯來！」吃飯已畢，並不題起昔日交情，亦不問及家常之事。施還忍不住了，只得微露其意，道：「不肖幼時侍坐於先君之側，常聽得先君說：生平窗友只有老叔親密，比時就說老叔後來決然大發的。家母亦常稱老孀母賢德，有仁有義。幸而先年老叔在敝園暫居之時，寒家並不曾怠慢，不然今日亦無顏至此。」桂遷低眉搖手，嘿然不答。施還又道：「昔日虎丘水月觀音殿與先君相會之事，恩老叔也還記得？」桂遷恐怕又說，慌忙道：「足下來意，我已悉知。不必多言，恐他人聞之，為吾之羞也。」說罷，先立起身來，施還只得告辭道：「暫別臺顏，來日再來奉候。」桂遷送至門外，舉手而退。

正是：

別人求我三春雨，我去求人六月霜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嚴氏在旅店中懸懸而待，道：「桂家必然遣人迎我。」怪其來遲，倚間而望。只見小舍人快快回來，備述相見時的態度言語。嚴氏不覺雙淚交流，罵道：「桂富五，你不記得跳劍池的時節麼？」正要數一數二的叫罵出來，小舍人急忙勸住道：「今日求人之際，且莫說盡情話。他既知我母子的來意，必然有個處法。當初曾在觀音面前設誓『犬馬相報』，料不食言。待孩兒明日再往，看他如何？」嚴氏歎口氣，只得含忍，過了一夜。

次日，施還起早便往桂家門首候見。誰知桂遷自見了施小官人之後，卻也腹中打菜，要厚贈他母子回去。其奈孫大嫂立意阻擋道：「『接人要一世，怪人只一次。攬了這野火上門，他喫了甜頭，只管思想，惜草留根，倒是個月月紅了。就是他當初有些好處到我，他是一概行善，若乾人沾了他的恩惠，不獨我們一家。千人吃藥，靠著一人還錢，我們當恁般晦氣？若是有天理時，似恁地做好人的千年發跡萬年財主，不到這個地位了！如今的世界還是硬心腸的得便宜，貼人不富，連自家都窮了。」桂遷道：「賢妻說

得是。只是他母子來一場，又有同窗支老先生的書，如何打發他動身？」孫大嫂道：「支家的書不知是真是假。當初在姑蘇時不見有甚麼支鄉宦扶持了我，如今卻來通書！他既然憐貧恤寡，何不損己財？這樣書一萬封也休作準。你去吩咐門上，如今這窮鬼來時不要招接他。

等得興盡心灰，多少賈發些盤費著他回去。『頭醋不酸，二醋不辣。』沒什麼想頭，下次再不來纏了。」只一套話說得桂遷。惡心孔再透一個窟窿，黑肚腸重打三重跑過。

施還在門上候了多時，守門的推三阻四不肯與他傳達。再催促他時，佯佯的走開去了。那小官人且羞且怒，植衣露臂，面赤高聲，發作道：「我施某也不是無因至此的。『行得春風，指望夏雨。』當初我們做財主時節，也有人求我來，卻不曾恁般怠慢人！」罵猶未絕，只見一位郎君衣冠齊整，自外而入，問罵者何人。

施還不認得那位郎君，整衣向前道：「姑蘇施某。」言未畢，那郎君慌忙作揖道：「原來是故人。別來已久，各不相識矣。昨家君備述足下來意，正在措置，足下達發大怒，何性急如此？今亦不難，當即與家君說知，來日便有沒處。」施還方知那郎君就是桂家長子桂高。見他說話入耳，自悔失言，方欲再訴衷曲，那郎君不別，竟自進門去了。施還見其無禮，忿氣愈加，又指望他來日設處，只得含淚而歸，詳細述於母親嚴氏。嚴氏復勸道：「我母子數百里投人，分宜謙下，常將和氣為先，勿聘銳氣致觸其怒。」

到次早，嚴氏又叮囑道：「此去須要謙和，也不可過有所求，只還得原借三百金回家，也好過日。」施還領了母親教訓，再到桂家，鞠躬屏氣，立於門首。只見童僕出入自如，昨日守門的已不見了。小舍人站了半日，只得扯著一個年長的僕者問道：「小生姑蘇施還，求見員外兩日了，煩通報一聲！」那僕者道：「員外宿酒未醒，此時正睡夢哩。」施還道：「不敢求見員外，只求大官人一見足矣。小生今日不是自來的，是大官人昨日面約來的。」僕者道：「大官人今早五鼓駕船往東莊催租去了。」施還道：「二官人也罷。」僕者道：「二官人在學堂攻書，不管閒事的。」那僕者一頭說，一頭就有人喚他說話，忙忙的奔去了。施還此時怒氣填胸，一點無明火按納不住；又想小人之言不可計較，家主未必如此，只得又忍氣而待。

須臾之間，只見儀門大開，桂遷在庭前乘馬而出。施還迎往馬頭鞠躬致敬，遷慢不為禮，以鞭指道：「你遠來相投，我又不曾耽擱你半月日，如何便使性氣惡言辱罵？本欲從厚，今不能矣。」回顧僕者：「將拜匣內大銀二錠，打發施生罷。」又道：「這二錠銀子也念你先人之面，似你少年狂妄，休想分文賈發。如今有了盤纏，可速口去！」施還再要開口，桂遷馬上揚鞭如飛去了。正是：

邊蛇口中草，蠍子尾後針。  
兩般猶未毒，最毒負心人。

那兩錠銀子只有二兩重，論起少年性子不稀罕，就撒在地下去了。一來主人已去，二來只有來的使費，沒有去的盤纏。沒奈何，含著兩眼珠淚，口店對娘說了。母子二人，看了這兩錠銀子，放聲大哭。店家老婆見哭得悲切，問其緣故，嚴氏從頭至尾位訴了一遍。老婆道：「老安人且省愁煩，老身與孫大娘相熟，時常進去的。那大娘最和氣會接待人，他們男子漢辜恩負義，婦道家怎曉得？既然老安人與大娘如此情厚，待老身去與老安人傳信，說老安人在小店中，他必然相請。」嚴氏收淚而謝。

又次日，老婆當一節好事，進桂家去報與孫大嫂知。孫大嫂道：「老婆休聽他話。當先我員外生意不濟時，果然曾借過他些小東西，本利都清還了。他自不會作家，把個大家事費盡了，卻來這裡打秋風。我員外好意款待他一席飯，送他二兩銀子，是念他日前相處之情，別個也不能夠如此。他倒說我欠下他債負未還。老婆，如今我也莫說有欠無欠，只問他把借契出來看，有一百還一百，有一千還一千。」老婆道：「大娘說得是。」老婆即忙轉身，孫大嫂又喚轉來，叫養娘封一兩銀子，又取帕子一方，道：「這些微之物，你與我送施家姆姆，表我的私敬。教他下次切不可再來，恐怕怠慢了，傷了情分。」老婆聽了這話，到疑心嚴老安人不是，回家去說：「孫大嫂乾好萬好，教老身寄禮物與老安人。」又道：「若有舊欠未清，教老安人將借契送去，照契本利不缺分毫。」嚴氏說當初原沒有契書。那老婆看這三百兩銀子，山高海闊，怎麼肯信。母子二人悽惶了一夜，天明算了店錢，起身回姑蘇而來。正是：人無喜事精神減，運到窮時落莫多。

嚴氏為桂家嘔氣，又路上往來受了勞碌，歸家一病三月。施還尋醫問卜，諸般不效，亡之命矣夫！衣多棺停，一事不辦，只得將祖房絕賣與本縣牛公子管業。那牛公子的父親牛萬戶久在李平章門下用事，說事過錢，起家百萬。公子倚勢欺人，無所不至。他門下又有個用事的叫做郭刁兒，專一替他察訪孤兒寡婦便宜田產，半價收買。施還年幼，岳丈支公雖則鄉紳，是個厚德長者，自己家事不屑照管，怎管得女婿之事。施小舍人急於求售，落其圈套，房產值數千金，郭刁兒於中議估，只值四百金。以百金壓契，餘俟出房後方交；施還想營葬遷居，其費甚多，百金不能濟事，再三請益，只許加四金。還勉支葬事，丘壠已成，所餘無幾。尋房子不來，牛公子雪片差人催促出屋。支翁看不過意，親往謁牛公子，要與女婿說個方便。連去數次，並不接見。支翁道：「等他回拜時講。」牛公子卻蹈個典故，是孔子拜陽貨之法，陰亡而往。支翁回家，連忙又去，仍回不在家了。支翁大怒，與女婿說道：「那些市井之輩，不通情理，莫去求他！賢婿且就甥館權住幾時，待尋得房子時，從容議遷便了。」

施還從岳丈之言，要將家私什物權移到支家。先拆卸祖父臥房裝招，往支處修理。於乃祖房內天花板上得一小匣，重重封固。還開看之，別無他物，只有帳簿一本，內開：某處理銀若干，某處若乾，如此數處。未寫「九翁公明親筆」。

還喜甚，納諸袖中，吩咐眾人且莫折動。即詣支翁家商議。支翁看了帳簿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必遷居了。」乃隨婿到彼，先發臥房檻下左柱邊，簿上載內藏銀二千兩。果然不謬。遂將銀一百四兩與牛公子贖房。公子執定前言，勒索不許。

支翁遍求公子親戚往說方便，公子索要加倍，度施家沒有銀子。誰知藏銀充然，一天平兌足二百八兩。公子沒理得講，只得收了銀子，推說文契偶尋不出，再過一日送還。哄得施還轉背，即將悔產事訟於本府。本府陳太守正直無私，索知牛公子之為人，又得支鄉宦替女婿分訴明白。斷今回贖原價一百四兩，外加契面銀一兩四兩，其餘一百二兩追出助修學宮，文契追還施小官人，郭刁兒坐教唆問杖。牛公子羞變成怒，寫家書一封，差家人往京師，捏造施家三世惡單，教父親討李平章關節，托囑地方上司官，訪拿施還出氣。誰知人謀雖巧，天理難容，

正是：

下水拖人他未溺，逆風點火自先燒。

那時元順帝失政，紅巾賊起，大肆劫掠。朝廷命樞密使咬咬征討。李平章私受紅巾賊賄賂，主張招安。事發，坐同逆系獄。窮治黨與，牛萬戶系首名，該全家抄斬，頃刻有詔書下來。家人得了這個凶信，連夜奔回說了。牛公子驚慌，收拾細軟家私，帶妻攜女，往海上避難。遇叛寇方國珍游兵，奪其妻妾金帛，公子刀下亡身，此乃作惡之報也。

卻說施還自發了藏銀，贖產安居，照帳簿以次發掘，不爽分毫，得財巨萬。

只有內開桑棗園銀杏樹下埋藏一千五百兩，只剩得三個空壇。只道神物化去，「付之度外，亦不疑桂生之事。自此遍贖田產，又得支翁代為經理，重為富室，直待服闋成親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桂員外在會稽為財主，因田多役重，官府生事侵漁，甚以為苦。近鄰有尤生號尤滑稽，慣走京師，包攬事幹，出入貴人門下。員外一日與他商及此事。

尤生道：「何不入粟買官，一則冠蓋榮身，二則官戶免役，兩得其便。」員外道：「不知所費幾何？仗者兄斡旋則個！」尤生道：「此事吾所熟為，吳中許萬戶、衛千兵都是我替他乾的，見今腰金衣紫，食祿乾石。兄若要做時，敢不效勞，多不過三千，少則二千足矣。」桂生惑於其言，隨將白金五兩付與尤生安家。又收拾三千餘金，擇日同尤生赴京。一路上尤生將甜言美語哄誘桂生，桂生深信，與之結為兄弟，一到京師，將三千金唾手付之，恣其所用。

只要烏紗上頂，那顧白鈕空囊。

啣過了半年，尤生來稱賀道：「恭喜吾兄，旦夕為貴人矣！但時宰貪甚，凡百費□倍昔年。三千不夠，必得五千金方可成事。」桂遷已費了三千金，只恐前功盡棄，遂托尤生在勢要家借銀二千兩，留下一半，以一千付尤生使用。又過了兩三個月，忽有隸卒四人傳命：新任親軍指使老爺請員外講話。桂遷疑是堂官之流，問：「指使老爺何姓？」隸卒道：「到彼便知，今不可說：」「桂遷急整衣冠，從四人到一大街門，那老爺烏紗袍帶，端坐公堂之上。二人跟定桂遷，二人先人報。

少頃聞堂上傳呼喚進。桂遷生平未入公門，心頭突突地跳。軍校指引到於堂簷之下，喝教跪拜。那官員全不答禮，從容說道：「前日所付之物，我已便宜借用，僥倖得官。相還有日，決不相負。但新任缺錢使用，知汝囊中尚有一千，可速借我，一併送還。」說罷，即命先前四卒：「押到下處取銀回話。如或不從，仍押來受罪，決不輕貸。」桂遷被隸卒逼勒，只得將銀交付去訖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明日，債主因桂生功名不就，執了文契取索原銀。桂遷沒奈何，特地差人回家變產，得二千餘，加利償還。

桂遷受了這場屈氣，沒告訴處，羞回故里。又見尤滑稽乘馬張蓋，前呼後擁，眼紅心熱，忍耐不過，狠一聲：「不是他，就是我！」往鐵匠店裡打下一把三尖利刀，藏在懷中，等尤生明日五鼓入朝，刺殺他了，便償命也出了這口悶氣。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，打點做這節非常的事，夜裡就睡不著了。看見月光射窗，只道天明，慌忙起身，聽得禁中鼓才三下，復身回來，坐以待旦。又捱了一個更次，心中按納不住，持刀飛奔尤滑稽家來。其門尚閉，旁有一竇，自己立腳不住，不覺兩手據地，鑽入竇中。堂上燈燭輝煌，一老翁據案而坐，認得是施濟模樣，自覺羞慚。又被施公看見，不及躲避，欲與拱揖，手又伏地不能起。只得爬向膝前，搖尾而言：「向承看顧，感激不忘。前日令郎遠來，因一時手頭不便，不能從厚，非負心也，將來必當補報。」只見施君大喝道：「畜生討死吃，只管吠做甚麼！」桂見施君不聽其語，心中甚悶。忽見施還自內出來，乃銜衣獻笑，謝首怠慢之罪。

施還罵道：「畜生作怪了。」一腳踢開。桂不敢分辨，俯首而行，不覺到廚房下，見施母嚴老安人坐於椅上，分派肉羹。桂聞肉香，乃左右跳躍良久，蹲足叩首，訴道：「向郎君性急，不能久待，以致老安人慢去，幸勿記憶！有餘肉幸見賜一塊。」只見嚴老母喚侍婢：「打這畜生開去。養娘取灶內火叉在手，桂大驚，奔至後園。看見其妻孫大嫂與二子桂高、桂喬，及少女瓊枝，都聚一處。細認之，都是犬形，回顧自己，亦化為犬。乃大駭，不覺垂相，問其妻：「何至於此？」妻答道：「你不記得水月觀音殿上所言乎？『今生若不能補答，來生誓作犬馬相報。其中最重誓語，今負了施君之恩，受此果報，復何說也。桂抱怨道：「當初桑棗園中掘得藏劍，我原要還施家債負，都聽了你那不賢之婦，瞞味入己。及至他母子遠來相投，我又欲厚贈其行，你又一力阻擋。今日之苦，都是你作成我的。其妻也罵道：「男子不聽婦人言。我是婦人之見，準教你句句依我？」二子上前勸解道：「既往不咎，徒傷和氣耳。腹中餓甚，覓食要緊。」

於是夫妻父子相牽，同至後園，繞魚池而走。見有人糞，明知齷齪，因餓極姑嗅之，氣息亦不惡。見妻與二兒攢聚先咬，不覺垂涎，試將舌舐，味覺甘美，但恨其少。忽有童兒來池邊出恭，遂守其旁。兒去，所遺是乾糞，以口咬之，誤墮於池中，意甚可惜，忽聞厄人傳主人之命，於諸犬中選肥壯者烹食。縛其長兒去，長兒哀叫甚慘。猛然驚醒，流汗俠背，乃是一夢，身子卻在寓所，天已大明瞭。桂遷想起夢中之事，癡呆了半晌：「昔日我負施家，今日尤生負我，一般之理。只知責人，不知自責，天以此夢做醒我也。歎了一口氣，棄刀於河內，急急束裝而歸，要與妻子商議，尋施氏母於報恩。

只恐一夢多奇異，喚醒忘恩負義人。

桂員外自得了這個異夢，心緒如狂，從京師趕回家來，只見門庭冷落，寂無一人，步入中堂，見左邊停有二樞，前設供卓上有兩個牌位，明寫長男桂高，次男桂喬。心中大驚，莫非眼花麼？雙手拭眼，定睛觀看，叫聲：「苦也苦也！」早驚動了宅裡，奔出三四個丫鬟養娘出來，見了家主便道：「來得好，大娘病重，正望著哩！」急得桂遷魂不附體，一步一跌進房，直到渾家牀前。兩個媳婦和女兒都守在牀邊，啼啼哭哭，見了員外不暇施禮，叫公的叫爹的亂做一堆，都道：「快來看視。桂遷才叫得一聲：「大娘！」只見渾家在枕上忽然倒插雙眼，直視其夫道：「父親如何今日方回？桂遷知讒語，急叫：「大娘蘇醒，我在此。」女兒媳婦都來叫喚，那病者睜目垂淚說：「父親，我是你大兒子桂高，被萬侯總管家打死，好苦呵！」桂遷驚問其故，又嗚嗚咽咽的哭道：「往事休題了。冥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，父親曾有犬馬之誓，我兄弟兩個同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胎。一產三犬，二雄者我兄弟二人，其雌犬背有肉瘤者，即母親也。父親因陽壽未終，當在明年八月亦托生施家做大，以踐前誓。惟妹子與施還緣分合為夫婦，獨免此難耳。」

桂見言與夢合，毛骨驚然，方欲再問，氣已絕了。舉家哀慟，一面差人治辦後事。桂員外細叩女兒，二兒致死及母病緣由。女兒答道：「自爹赴京後，二哥出外嫖賭，日費不貲，私下將田莊陸續寫與萬侯總管府中，只收半價。一月前，病疥擦身死。大哥不知賣田之情，往東莊取租。遇萬侯府中家人，與他爭競，被他毒打一頓，登時嘔血，擡回數日亦死。母親向聞爹在京中為人誑騙，終日憂鬱，又見兩位哥哥相繼而亡，痛傷難盡，望爹不歸，鬱成寒熱之症。三日前疽發於背，遂昏迷不省人事。遍請醫人看治，俱說難救。天幸爹回，送了母親之終。」桂遷聞言，痛如刀割。延請僧眾作九晝夜功德拔罪救苦。家人連日疲倦，遺失火燭，廳房樓房燒做一片白地，三口棺材盡為灰燼，不曾剩一塊板頭。桂遷與二媳一女僅以身免，叫天號地，喚祖呼宗，哭得眼紅喉啞，昏絕數次。正是：從前作過享，沒興一齊來。

常言道：「瘦駱駝強似象。」桂員外今日雖然顛沛，還有些餘房乘產，變賣得金銀若干，念二媳少年難守，送回母家，聽其改嫁，童婢或送或賣，只帶一房男女自隨，兩個養娘服事女兒。喚了船隻直至姑蘇，欲與施子續其姻好，兼有慚贈。想施於如此赤貧，決然未娶，但不知漂流何所？且到彼；日居，一問便知。船到吳趨坊河下，桂遷先上岸，到施家門首一看，只見煥然一新，比往日自然齊整。心中有疑，這房子不知賣與何宅，收拾得恁般華美！問鄰舍家：「舊時施小舍人今在何處？」鄰居道：「大宅裡不是？」又問道：「他這幾年家事如何？鄰舍將施母已故，及賣房發藏始末述了一遍。」「如今且喜娶得支參政家小姐，才德兼全，甚會治家。夫妻好不和順，家道日隆，比老官兒在日更不同了。」桂遷聽說，又喜又驚，又羞又悔，欲待把女兒與他，他已有妻了；欲待不與，又難以贖罪；欲待進弔，又恐怕他不理；若不進弔，又求見無辭。躊躇再四，乃作寓於閭門，尋相識李梅軒托其通信，願將女送施為側室。梅軒道：「此事未可造次，當引足下相見了小舍人，然後徐議之。」

明日，李翁同桂遷造於施門。李先人，述桂生家難，並達悔過求見之情。施還不允。李翁再三相勸。施還念李翁是父輩之交，被央不過，勉強接見。桂生羞慚滿面，流汗沾衣，俯首請罪。施還問：「到此何事？」李翁代答道：「一來拜奠令先堂，二來求釋罪於門下。」施還冷笑道：「謝固不必，奠亦不勞！」李翁道：古人雲『禮至不爭』，桂老兒好意拜奠，休得固辭。」施還不得已，命蒼頭開了祠堂，桂遷陳設祭禮。下拜方畢，忽然有三隻黑犬，從宅內出來，環繞桂遷，銜衣號叫，若有所言。其一大尚上果有肉瘤隱起，乃孫大嫂轉生，餘二大乃其子也。桂遷思憶前夢，及渾家病中之言，輪回果報，確然不爽，哭倒在地。施還不知變大之事，但見其哀切，以為懊悔前非，不覺感動，乃徹奠留款，詞氣稍和。桂遷見施子舊憾釋然，遂以往日曾與小女約婚為言。施還即變色入內，不復出來。桂遷返寓所與女兒談三犬之異，父女悲慟。

早知今日都成犬，卻悔當初不做人！

次日，桂遷拉李翁再往，施遷托病不出。一連去候四次，終不相見。桂遷計窮，只得請李翁到寓，將京中所夢，及渾家病中之言，始末備述，就喚女兒出來相見了，指道：「此女自出痘時便與施氏有約，如今悔之無及。然冥數已定，吾豈敢違？況我妻男並喪，無家可奔。倘得收吾女為婢妾，吾身難雜僕，終身力作，以免犬報，吾願畢矣！」說罷，涕淚交下。

李翁憐憫其情，述於施還，勸之甚力。施還道：「我昔貧困時仗岳父周旋，畢姻後又賴吾妻綜理家政，吾安能負之更娶他人乎？且吾母懷恨身亡，此吾之仇家也。若與為姻眷，九泉之下何以慰吾母？此事斷不可題起！」李翁道：「令岳翁詩禮世家；令間必聞內則，以情告之，想無難色。況此女賢孝，昨聞祠堂三大之異，徹夜悲啼，思以身贖母罪。娶過門來，又是令間一幫手，令先

堂泉下聞之，必然歡喜。古人不念舊惡，絕人不欲已甚，郎君試與令岳翁商之！」施還方欲再卻，忽支參政自內而出，道：「賢婿不必固辭，吾已備細聞之矣。此美事，吾女亦已樂從，即煩李翁作伐可也。」言未畢，支氏已收拾金珠市帛之類，教丫羹養娘送出以為聘資。李翁傳命說合，擇日過門。當初桂生欺負施家，不肯應承親事，誰知如今不為妻反為妾，雖是女孩兒命薄，也是桂生欺心的現報。

分明是：

周郎妙計高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
那佳女性格溫柔，能得支氏的歡喜，一妻一妾甚說得著。桂遷罄翼所有，造佛堂三間，朝夕佞佛持齋，養三犬於佛堂之內。桂女又每夜燒香為母兄懺悔。如此年餘，忽夢母兄來辭：「幸仗佛力，已脫離罪業矣。」早起桂老來報，夜來三犬，一時俱死。桂女脫眷買地葬之，至今閩門城外有三大家。桂老逾年竟無恙，乃持齋悔罪之力。

卻說施還虧妻妾主持家事，專意讀書，鄉榜高中。桂老相伴至京，適值尤滑稽為親軍指坪滬受脈在法，被言官所劾，拿送法司究問。途遇桂遷，悲慚伏地，自陳昔年欺誣之罪。其妻子跟隨於後，向桂老叩頭求助，桂遷慈心忽動，身邊帶有數金，悉以相贈。尤生叩謝道：「今生無及，待來生為大馬相報。」桂老歎息而去。後聞尤生受刑不過，竟死於獄中。桂遷益信善惡果報，分毫不爽，堅心辦道。是年，施還及第為官，妻妾隨任，各生二子。桂遷養老於施家。至今施支二姓，子孫善衍，為東吳名族。有詩為證：桂遷悔過身無恙，施濟行仁嗣果昌。

奉功世人行好事，皇天不佑負心郎！